

和16  
1602  
5



明和16  
1602  
卷



柳文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餽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轉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



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歟天津儷於神  
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  
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  
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  
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  
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  
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  
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噓中心甚憎為彼所奇  
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  
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并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  
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瑟彼則大喜臣若

效之真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狴  
岸音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  
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  
昂鬪骨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  
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杳杳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  
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  
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孽背音流血一辭莫宣  
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呀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  
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黜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  
眉曠頻頻蹙喙唾胸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窮臣若是卒不余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  
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啗舌納以  
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拳  
嚮音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  
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  
有青衷音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  
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

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  
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  
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  
疾厲天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  
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  
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  
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  
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

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反而寓乎人以賊厥靈  
 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覬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  
 兮搖動禍機卑阪奉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  
 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詖誣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  
 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譖下謾上  
 怙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  
 于帝遽入自屈慕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  
 彼脩蝸蚶蚶救悉心短蟻穴胃外搜疥癩下索瘻力鬪痔侵  
 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  
 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

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  
 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  
 精葶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鄴都糜亂縱橫俟帝之命乃  
 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  
 且聖歎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  
 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  
 拜稽首敢告于元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巨為棟楹齊為  
 闔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待各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  
 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

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  
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  
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苦交切垤反時燠寒  
鬱悶結澀瘡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結屈縮忍  
噴音阮五官切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  
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  
化脉體殆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  
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瘕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  
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彎戚施踣跂匍匐拘  
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本盜泉朝歌迴車簡  
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令我斬此以希古賢諛諛宜

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旣  
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有蝮蛇文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  
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  
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  
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  
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  
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卽而汝卽  
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  
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

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  
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  
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  
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  
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  
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忍其腹次私且七余褰  
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  
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鼃爲蠃弋忍切焉可得已凡汝之  
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

首拳脊努呬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  
悲爾吾將雍吾庭葺吾楹窖吾垣嚴吾扇俾奧草不植而  
穴隳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  
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  
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栗救  
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  
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  
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資陰陽爾造化爾  
道烏乎在可不悲歎

憎王孫文

并序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讓  
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  
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  
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躑勃諍號呶子夜  
及伯啗疆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  
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嘍山之  
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  
然以是猿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辭切猿棄去  
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今棄山間久見

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  
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躑兮衝目宣魚巾斷外以  
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  
已不分充嘍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  
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馱苦兮號穹旻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猿之仁兮受逐不  
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  
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  
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



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尙五六發過三  
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  
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音疲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訛  
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  
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與訛同火若  
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  
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  
焉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  
十熱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  
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走兮倏忽往  
來鬱攸孽暴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  
燎兮殆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若生  
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  
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僂死  
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  
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陰施滅兮元  
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知噉  
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  
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

急急如律令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痲切部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惜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慙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歟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敲開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始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痞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

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音憑塞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余專蝮切不切幸充腹兮唯適之宜野夫伎害兮假是以欺剖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

卯文

卷之十八

九

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天殤終何爲兮堆山醜江司者  
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  
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湘流清且微兮陰幽  
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  
魂其安游覲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瀾物莫  
威兮鰲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自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  
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  
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  
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侵用吉無  
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

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  
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  
最也今何後爲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  
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  
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  
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  
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混蕩而無舟  
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  
踰乎崇邱旣浮頤而滅脊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

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如陽切以舞瀾兮魂俛俛而  
焉遊龜鼉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嗇厚  
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  
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  
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窮而蒙鉤大者  
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  
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  
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賢賢而無知  
兮故與彼咸諡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

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  
開闔兮氛霧滂渤君不返兮逝愒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  
鼓騰趕敕教切峽嶠兮萬里一觀舉入泓坳於交切兮視天若  
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  
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齧魚寒切鱗文肌  
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欽音崖蛇首稀鬣虎豹  
皮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  
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  
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迺置滔危  
顛崩濤搜疏刻戈鋌時連切君不返兮春霍號呼切沉顛其外  
大泊汗齋於倫切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

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  
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  
若膏貨號風雷巨鼇領首邱山頽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  
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  
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歧路  
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  
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  
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宏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  
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  
趨君不返兮諡爲愚咨海賈兮賈尙不可爲而又海是圖  
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終

柳文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宏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  
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  
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  
抑嵩高坼墜丈爾切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  
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恆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  
蔚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夔狐惴  
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

柳文

卷之十九

一

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  
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  
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平姑舍道以從  
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  
列版上帝以飛精兮甚徒感切寥廓而殄絕揭馮雲以狃音  
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  
沍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  
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  
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  
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  
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

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干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蘅  
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  
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  
羔衷牝雞咿嚶兮孤雄束味陽救切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懷折火烈兮侯笑舞讒巧之曉  
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慝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  
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  
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

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  
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  
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  
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  
生之惘胡本惘切兮幅通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  
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  
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  
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  
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  
之既內激兮抑衙忍而不長辛音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

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  
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  
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不可忘

弔樂毅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  
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  
兮不幸類之尙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  
兮狂顧徬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  
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  
不就兮俛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

遑仁夫對趙之惘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  
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踞陳辭以  
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  
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  
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  
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  
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  
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  
尙可十一子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

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  
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  
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  
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  
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  
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  
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  
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  
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陬音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  
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



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山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邱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邱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邱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烈邱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邱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旣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旣尊而

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  
誠焉不疑磐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馬孺  
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旣沒睦州又成其  
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  
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眞靈  
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元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  
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  
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

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  
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  
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  
是全德也旣覩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  
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  
兮鳴鑿在御大路遵兮世庖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慕  
水濱兮沛焉潛泳施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陸厥身兮匪  
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  
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  
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  
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  
誠怨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  
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  
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  
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  
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  
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  
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  
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  
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  
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音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纍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忘己之麇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慤魚僅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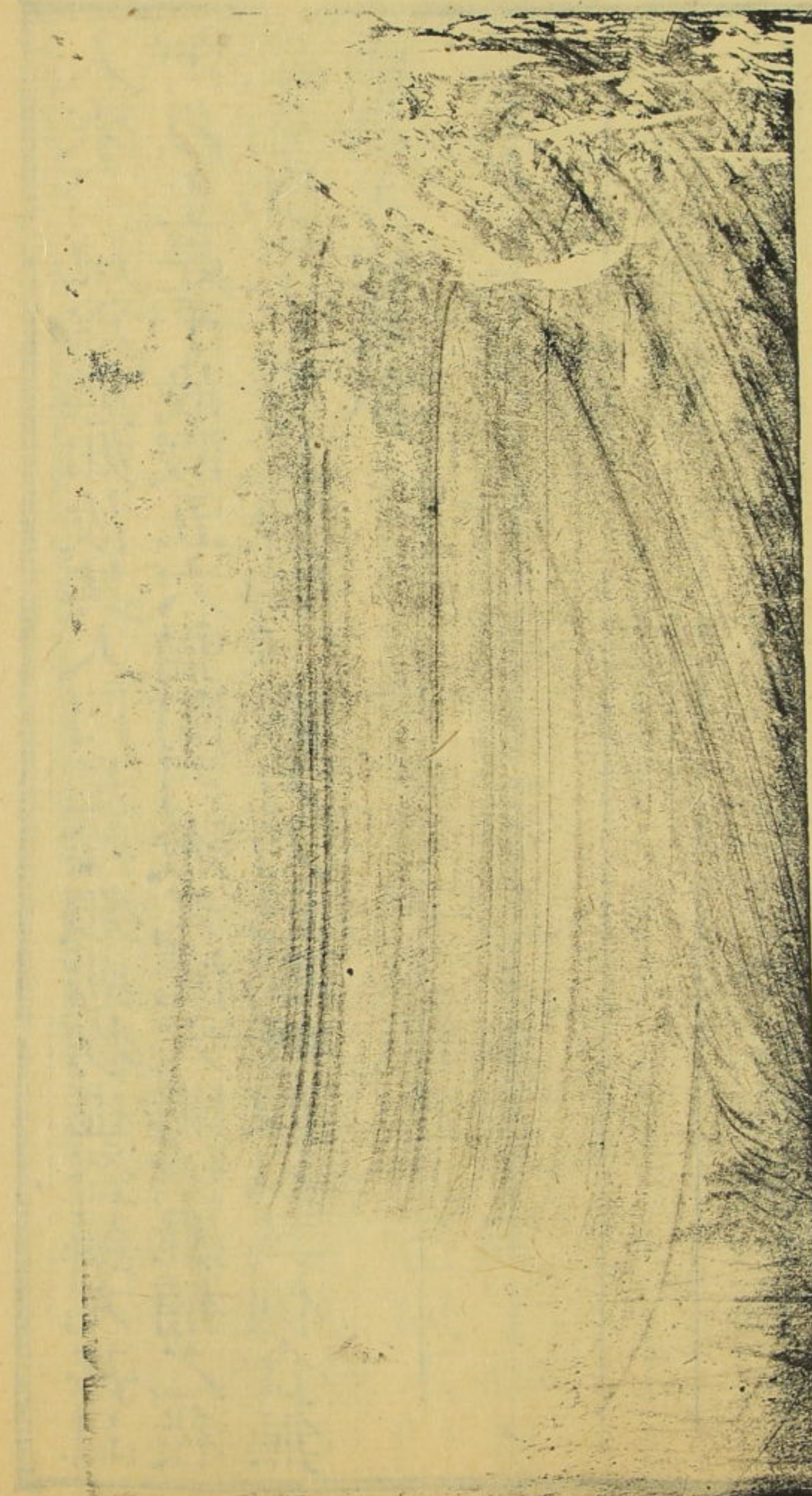
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  
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  
止此耳因跳跟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厖也類  
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  
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  
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櫬音  
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  
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

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口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  
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  
鼠如邱棄之隱處鼻即臭字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  
禍為可恆也哉

柳文卷之十九



柳文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宏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  
 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為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  
 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  
 抑嵩高圻陔丈爾切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  
 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  
 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鷺鳥之高翔兮夔狐惴  
 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眾

柳文

卷之十九

一

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  
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  
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平聲姑舍道以從  
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  
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黠徒感切寥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狃音  
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  
涸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  
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  
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  
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  
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

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  
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  
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盖  
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  
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  
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  
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  
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  
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  
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睭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  
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

敬乞靈烏可已也名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以翊  
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  
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  
沛庭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  
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  
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雷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  
宗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  
元命亦舉嚴祀建旗釁鼓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祉  
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  
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强滔天阻  
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邱陵以張鷲猛堅利鋒鏑以  
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尙書嚴公  
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  
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  
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  
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  
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踣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腎腸振拔  
根抵俛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贄音墳鼓一振元戎啓行取



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宏長用  
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  
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  
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

羌髻茂侯切狂猾窺隙信信魚巾切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寬徒

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  
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  
師以饒足喋血誓士元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犄角右逾  
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  
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

嘽嘽

他丹切

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

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咸  
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  
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  
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  
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元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  
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  
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  
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

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羣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位列俯俛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

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道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旣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宜昭黎憲者定混區傳祚後允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白刃股肉假託饋獻其

卯文

卷之二十一

五

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與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  
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詩廉切茨伏匿其中扶  
服卽卣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  
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  
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甯庶  
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  
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  
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

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  
曾不是聽創卽瘡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  
陷膚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  
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  
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  
考叔寤莊稱元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  
邦伯章奏稽首懇懇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  
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  
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竹絞切雜擾盜弄庫兵賊

卯文

卷之二十一

六

魯守帥南鈞牂牁音賜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卽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羣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塔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

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域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被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讐由公而親山畋澤獻同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

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  
允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  
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巽孰五計切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  
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  
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  
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埒至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  
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孰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曰

新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  
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  
笑之者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  
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  
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  
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  
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柰  
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

柳文 卷之二十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  
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  
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  
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  
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  
而堯隕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  
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  
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  
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  
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  
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

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  
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  
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  
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  
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  
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  
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  
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  
言忘若甚然是不可訖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  
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  
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于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

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

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  
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譽且信之  
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  
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  
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  
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  
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  
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  
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

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  
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  
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  
得適其僂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  
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僂其  
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  
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  
富者子適市賈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  
遂視其握則蹇反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



節朽黑而無文材拍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翽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速音速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蹏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

乎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音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

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賤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子孟子乎孟子

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劔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蛟如消虬音尤又切音同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窰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虛牙切然而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溼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虻之與居其狹咫尺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

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  
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  
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  
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  
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  
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  
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  
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孰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  
哀我哉東海若其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  
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盪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

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  
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  
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螻虻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毘  
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無善無惡無  
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  
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  
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  
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  
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  
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  
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

柳文卷之二十一  
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  
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  
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柳文卷之二十一終

柳文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  
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  
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  
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  
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音稽列傳皆取乎  
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

退掬溜播灑則罷音儻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  
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元酒體節之薦  
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槌梨橘柚苦鹹酸辛  
雖蜚音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  
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  
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  
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  
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  
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  
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

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他叶切然動其喙亦勞  
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  
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  
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  
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  
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  
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  
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上斥  
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

柳文 卷之二十一  
制服節文頌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  
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  
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  
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  
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  
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元成鄭元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  
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爲祭  
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  
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堊  
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

遠乎哉堊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  
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  
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  
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  
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  
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尙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邱明  
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  
卽糾字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  
秋後語頗本右史尙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  
柳文

促數音速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  
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  
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  
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俱運撼融結離而同之  
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  
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  
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  
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  
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  
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  
也故刪取其敘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

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  
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  
孫宏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甘  
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  
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  
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  
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  
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  
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  
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sub>有能者</sub>取孟堅書類其  
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

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陳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與侃同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

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

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  
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  
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  
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  
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音渠瑒音徒朗在魏機雲入洛由是  
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填麗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  
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况宗兄握炳然之文  
以贊關石音翰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  
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敘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  
門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柳文卷之二十一終

柳文卷之二十一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  
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  
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  
宜慰薦煦諭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  
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旣去大憝  
遂室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  
復命示信於外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  
焉容受童儒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奧學已任

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調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  
雄允宜首序調小子預離觴之餘歷俛撰後序編以繼之  
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  
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  
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  
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  
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  
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懋論忠告交道甚直  
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

南陽韓安平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  
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  
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  
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饒於野或  
命爲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  
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音楊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  
讎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遊邠壇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校用  
笞法箠今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  
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

而榮之令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  
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  
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  
士并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  
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  
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  
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孺而宜切故  
壇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戎幕之下專弄文墨  
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  
是將植密畫於借筮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  
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

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  
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  
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  
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  
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  
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  
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愨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  
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  
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

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窺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溢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間初命京兆武

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尙之故為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

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  
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召北會  
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畧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  
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尙也  
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  
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  
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  
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史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  
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

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  
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  
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音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  
挂轄音轄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  
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  
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羣以誠  
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  
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  
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

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輶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楊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卽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石

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其氣象甚茂雖在綺紉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

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游是將乘  
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  
徒含喜來迎宗姻盡皆加禮以待舟輿所畧賀聲盈耳離  
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爲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  
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  
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  
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允  
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  
勩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

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  
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  
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  
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  
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  
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  
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  
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  
而趁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  
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  
 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  
 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  
 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  
 往乎温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  
 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  
 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視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  
 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  
 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窞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鏤礪枯  
 插羽之道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  
 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  
 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  
 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  
 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  
 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  
 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  
 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

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恩禮重厚有賢能爲御史好  
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  
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尙  
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  
不盡許力切然內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  
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爲  
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許  
切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  
愿慤觀其跡温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尙書理荊州  
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拊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  
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

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  
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後

卷之二十一

九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The table structure is defined by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es.



